



燈光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89902)

燈
光
一
冊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朱
君
允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刷
館

印刷書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序

在七八年前，要是你高興在暑假內陪我到北平府右街一個朋友家去，你會發現在一條小胡同中有一所幽靜的房屋。進了大門便是一個寬廣的庭園，裏面的花樹菓樹在陽光中綠油油的，五色鮮明的，欣欣向榮。簷前好多牡丹，枝幹高大，此時當然沒有花了。涼棚下面是幾隻金魚缸和盆栽的荷花，鳥籠中有不同的鳥在上下跳躍。一排前後很深的正屋，寬闊的走廊上又掛了蘆葦簾子，驟然走進去，黑越越的幾乎看不見東西了。屋子裏很雅素，也有不少盆花，尤其是主人遠遠的從福建親自提回來的一盆名貴的建蘭。書桌很大，也許該說是畫桌。你進去時也許主人在畫畫，也許主婦在臨帖，或爲人寫屏條。但是她時時走出去，照料在間壁屋中三個不同年齡的孩子。有時主人也走了。你可以聽到兒童們的歡愉的笑聲。你走的時候，這一個和悅的家庭，免不了在你心中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象。你欣羨他們的幸福，以後時時會想起這人家來。

抗戰發生的時候，只有主婦帶着三個都已經在中小學讀書的孩子在那裏。過了三年，她們方才由北平取海道轉到了抗戰的後方根據地，四川。一別多年，你又有機會陪我去訪問這一家人家。孩子們都長大了，最小的女郎也已經快進中學，怪不得主婦的頭髮也花白了，她招呼你時還是那樣的親切。她留你吃了便飯才走。她留下一個天真聰明的孩子陪你閒談，自己到廚房裏去煮飯做菜，其餘的兩個孩子也幫着搬東西，擺桌子。在燈光底下，你看見三個孩子與他們的母親在一處，依然有說有笑，還是一個和悅的家庭。可是在笑樂的底下似乎蒙着一層抹不下的悲哀，你感覺得，也許笑聲止，眼淚便會突眶而出了。你不敢久坐，因為你知道這主婦明天一早還得出去做事。她得養活這一家的人。你走的時候，帶去了一幅心酸的畫景。

這個人家的主婦便是這本書的著者。不像這大時代中的一般的犧牲者，她有一支生動的筆，而且她對於中西新舊文學有高深的修養，能夠把心腦中的感想和情緒，整個的搬到紙上來。在「燈光」一篇裏，我們看到她回憶中的一個如何幸福的家庭。這是一篇感人很深的文章。「追憶地山」和「五姑」兩篇也回憶起了當年北平文酒風流的盛事。可是作者是中華民族一個極有

勇氣的女子。她文章中沒有隻字訴說她目前的身世，和藏在心靈深處的悲痛。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中，她還是眼望着一線的「光」，期待着「黎明」。

陳西滢

五姑	四四
附錄——倚樓詞	五六

燈光

黃昏，前面格子窗上又透出燈光。

天色昏沈，好像醞釀着一場緊迫的風雪。偶從雲隙裏滲出一線淡薄陽光，卻又逗人盼望着開朗的明朝天色。整個籠罩的空氣裏藏着幽鬱，痛苦，反抗，掙持，而又摻和些耐人摸索的快樂和希望。這座灰磚的古老舊宅，依然屹立，對着這沈沈蒼穹似乎也感覺無聊。它每天遙望的橫碧西山，被暗雲遮沒了，這使它孤索，更使它繫念那山深處蘊藏的一切暗中波動，和留下的血跡，憤慨，眼淚，傷痕。不過這所房子原來歷世已深。它已久經風雪，見過幾次興亡，多少人世的升沈演變。在今日壓迫的環境下，它忍痛低徊。

邇來已近三年，可喜的是這些灰磚舊瓦廊柱台階和周圍的一切還沒有改變多少舊時模樣。但其間似有一種大力，深沈蘊藉，暗裏撐持。祇是簷下一帶深廊，堆積的一些殘餘破舊，傾斜顛倒，零

亂淒涼！大概這堆殘剩的東西也曾引人注意，担過罪名，受過侮辱搜查。在這滿積飛塵黯淡淒涼的灰色裏，那幾扇格子窗上的燈光更顯得光稜。暈黃溶漾的光圈裏，似乎幻出三年前這格子窗內燈光下的融融笑樂，稚語歡情。

記得是耶穌聖誕節的前幾天，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出後，每天吃過晚飯，我們開着無線電聽那緊張的消息。那時佛西在定縣農民劇場初次試演他的「過渡」。在我國農村狀況之下，農村戲劇的推進，原足夠辛苦的工作，而他的戲劇同志們因為要試驗燈光在過演出演上的力量，同時也因為深冬是比較的農閒時節，他們竟不顧一切，冒着朔風凜烈，氣溫在零度以下的寒夜裏，「過渡」在定縣的露天劇場演出了。劇人們堅毅的主張，熱烈的情緒克服了大地的一切。那遠村近舍的農人們，千百成羣，自然流動，向着這劇場燈光集中而來。可愛的農人是坦白虛懷接受一切的。他們歡欣聚集在劇場的集團空氣之下，那熱情與奮竟能維持他們的注意力，屏息凝神浸潤在劇情的活動裏，雖刺骨深寒不能威脅他們離開劇場而去。原野無邊的星月光稜之下，燈光流動，人影迴環，那是一幅多麼可愛的美畫圖。

「過渡」的試演成功。「過渡」竟演成了過渡。這是蘆溝橋砲響的前一個冬天。

這似乎是佛西的習慣，每當聚精會神導演一次後，他要歇下來過幾天清淡日子。那時他的畫興初濃。每天晚飯後，燈光下，書桌上，常是筆墨淋漓，橫張直幅的松梅蘭竹。尤其是雨雪敲窗，風聲震撼的寒夜裏，他的畫興愈濃，他的畫筆也更緊張，更超勁了。松梅蘭竹原是中國畫裏最俗套，而且似乎是最無聊的材料。其實這也未必盡然。大凡一種藝術能在藝術上維繫悠久的地位，當然有它的特殊存在價值。松梅蘭竹不僅和其他任何材料是一樣的可以繪形繪意，而且因為它們在中國畫裏已自成風格，特別的能表現個性，寄意移情。當你連腕凝神，情懷無着的時候，一根松幹，或幾筆梅枝常常可以使你畫出一身微汗來。那時我對於華山碑發生了興趣。因為畫棹上有現成的筆墨，每晚伏在棹旁也要糟蹋些紙張。隱約間我似乎領悟到隸書的筆法和畫法有深厚的影響。這點領悟，我能深切體味，却不能傳神達意的表現出來，個人的筆意太拙了。力不逮意，而妄自誇張，終不免成僵局，轉趨末路的，又豈僅畫事爲然！爲保存這點可貴的內心的自覺，對於畫事，我祇有感慨，不圖嘗試了。孩子們是永遠喜歡參加熱鬧的。他們每晚也要來到畫棹邊，伏在棹子犄角寫幾張大字。孩子

們的字不一定寫得好，但是他們的字劃間的那一團稚氣，是我們筆尖上失掉了的天真。失掉了的天真是不容易找回來的！那末，這點可貴的稚氣天真，我們能不萬分珍惜麼？

這是三年前閃灼的燈光。

這所古老舊宅，據說是明末某姓人家的舊址。到了清初又經上賞給了某貴戚，所以這所房子的棟梁門戶已經過幾番酒綠燈紅。

當我們遇見這座房子的時候，門牆傾欹，已不及當年建築十分之一了。我們祇因愛它的房基深厚，屋簷廠爽，也就隨緣寄住下來。歷年的平淡生活，我們替它添了些樹木花叢。在當時佛西或有十年種樹的宏旨。而我個人却祇有勉從薄力些微美化這蝸角乾坤的私願微忱。一別三年，樹木們都能掙扎生存，亭亭如蓋了。雙照堂的牡丹，到了春來，還是開上百十朵的花兒。這是因為根基深厚了，雖經挫折，不易摧殘。

當我們搬進這房子，朋友們都以為建築太陳腐，環境不顯明。然而孩子們的活潑天真，歌聲笑聲衝散了一切黯淡氣氛。西園的一片荒場變成了自由活動的兒童領域。園角一團高低起伏的假

山石變成了孩子們幻想中的軍事陣地。旗槍棒桿，叫喊喧騰，他們自以為英武無倫，可以衝鋒殺敵。蘆溝橋砲響的那天早晨，性美正挑着沙土去鋪他那心愛的跳高沙坑。他和小朋友們正計劃着一個小規模的運動會。人員節目都齊了，壓球場，鋪跑道，興致淋漓！可是那繼續不斷的砲聲要破壞搗亂人間的一切，使孩子們帶着一顆被壓迫的小心靈離開了北平。

離開了北平，離開了那窗下的燈光，離開了那和暖的溫室，流離轉徙了三年，嘗味些人間的苦辣水火，孩子們健壯起來了。

似乎天意如斯；要養成意志堅強的青年，就產生一種特殊環境來鍛鍊他們的身心。那一陣惡勢的天津大水，衝流洗蕩，又將孩子們飄回北平。

北平！天還是那樣的藍，山還是那樣的青。城堞還是那樣的穆然圍繞。牌樓下還是那樣穿梭似的人來人往。可是城廂裏外驟然增加了多少黑沈沈的「土膏店」。空氣裏添濃了昏迷迷的煙味。氳氳。這煙氣，盤旋繚繞，攝去了男女老少的靈魂。攝去了靈魂，失掉了意志，更消滅了一切掙扎的本能。北平是一座惡氣重壓的死城。

這死城寬容意志消沈的男女，放縱私慾狂熾的橫行，壓迫奮勉圖存的活潑青年！

青年！他們有的是新潔鮮明的熱血，決不能在這冷酷殘忍的黑暗裏委曲求生。他們要突破昏迷，願飄流轉徙，茹苦含辛，奔向人生大道上去……去……找燈光。

大沽口

這是廿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們乘的永生輪已泊在大沽口外。

北方天氣，此時還是早春。靚靚嬌陽剛化完了冰凍，石頭縫裏的小草偶然現出嫩綠，松樹針尖漸呈新翠了。十幾年來，墊居在北平城內，已漸忘海上晴光。這浩漫無邊，一色的柔藍天水，嬌陽清麗，四望空靈——美，淨，闊朗，清新！海上的春，另是一番圓潤的柔意。然而，這波面的柔光和眼前的清靜，幾使人忘却了柔波下，雲層裏，潛伏的惡浪風雲，當前敵意。

千古悠悠的海水，素來是變幻多端！這時大沽海面的波層却是平靜的。大概是因為春陽波暖吧，不知從那裏飛來那麼些雪白的海鷗，悠遊飄蕩在遠近的碧藍波面上，高飛低舞，掠影穿波，轉出許多美姿態來。當它們在半空中，平翼翱翔，旋圓成陣的時候，忽然直下低飛，一閃身，側翼穿波，全羽膈力似乎都集中在那一轉旋間。那矯健的舞姿是非常的可愛。它們成羣飄蕩，聯翼翱翔，一隊隊的。

飛到船邊來，好像歡喜和人親近。那坦然寬放的遊態是值得韻味的。這是我海行中第一次遇見的所謂「鷗波」，沒想到的一番勝景。我欣羨它們潔身健羽，天然美好的適應生存。

在此時的大沽海面上，這些海鳥更是慰情綴景好生靈。不然，這孤危船隻上的旅客們，更是可憐的孤寂了。一年來，大沽海面的行輪更趨稀少了。即使偶然的客輪駛過，那在平時，旅客們招手相呼，一點歉情的表示，已不是此時環境所允許的啊！因為這海面上有明機識趣的海鳥，同時還有使人見了頭痛的兵艦——掛着太陽旗，遠近橫陳，纖微欲獲的。說得好聽一點，它們是武裝嚴整的陣容。說得明白一點，未免是小人得意的囂張醜態。

昨晚，我們留滯在塘沽。日落後的塘沽是恐怖黑暗包圍的圈域。不論水面或地上的幾十里內沒有一息人聲。就是輪上的燈光，和停船後那一種照例的喧攘嘈雜，此時也掩抑下來……死寂，消沈。但丁神曲裏的地獄究竟是詩人的幻想，來得那樣好歹分明。假設此時的塘沽有一點像那七層幽域的話，那就是這黑暗氛圍之外，另有光靈境地。不過這其間却隔着一段有待於偉力援引意志向上的階梯。

夜深了，晚風從水面吹過，清涼的拂在臉上，將人從疲倦中催醒過來。這時在甲板上散步，靜極了，祇有身邊的脚步聲和船邊的灑水聲。偶從晚風裏帶來一絲絲泥土和海水滲和的腥味，可以知道船身泊處，離着岸邊還不甚遠。但是這時誰願意再伸脚走到岸上去？刻在印象中的一些慘酷淒厲的故事此時隨着回憶來回動盪，不禁使人感到這周遭單調黑暗的內容却不是單調的。這裏面有自詡勝利，蠢然傲慢的驕情；有意志薄弱，自趨墮落，自憊的哀思！同時還有那梁山泊好漢風度的反抗，和興奮的呼吸；也有那奮鬥而不幸失敗，悲憤的愴心。總之這裏面淹浸的潛流，有波折，有漩渦，絕不是輕快動盪的順利生活，而是陽光照不到的暗裏人生！

晴夜，高空清朗。天際的清光和波面的微影似乎默契的在預待來朝的富麗晨曦；預期着，在晨光中，這隻滿載渡客的行輪輕快的駛出了塘沽，從此轉輪飛渡……此時意境的欣愉，都因『希望』抓住了心情。希望，它像個水晶球。從這裏面望出去，面面玲瓏，總是晶瑩光亮的。水晶球是個點綴的小品玩物。『希望』也祇是人生的點綴啊！至於對點綴品的選擇精良，玩味深淺，把住或丟掉，那却在乎個人的眼光和手法的高低辨別了。玩得高興，算成功。玩得不稱心，是失意。可千萬別信那拘

的『命數』可千萬別讓玩物來擺弄人生。

星光下，那遠近隄岸的灣迴輪廓，和荒原上的稀疏村樹還能隱約分辨出來。漠漠平津却在暗中分別了。此時的情緒是悵惘，是興奮？劃不分明！

這次，幾家結伴同行。三個母親帶了十一個孩子，更因親友的附託，同着五六個十幾歲的青年。這樣的旅行是不枯寂的。孩子們可真是沒見過大海的小生靈。他們留在被踐踏的環境裏已近三年。柔嫩的小腦，已無形有跡的給刻上些痛苦的刺紋，和人類卑劣行爲的印象！他們到了海上，驚異一切，喜愛一切，像小鳥生了翅膀，又快樂活潑起來。假使是可能的話，我真願意讓他們就生活在海面上，過了童年。當這冤仇對壘的狂熱時代，理智失去了重心，抓住了自私，忘却了同情。那裏不是殘暴毀滅的痕跡！人類情緒緊張到看不見一絲天然美麗的笑容。也許是潮流太猛，砲聲太響吧，脆弱

的詩人們也站不住，隨着奔流，載沈載浮。孩子們可真是沒有半分抵抗力的。實在是沒有理由讓他們也捲入這漫漫混沌的漩渦裏去。假使是可能的話，應該將他們從漩渦裏拖出來，保存些人類的純潔天真。除非我們認爲斯巴達方式的教育是絕對有價值的，那就讓他們隨着狂流去滾，受痛苦，

刺傷痕，毀滅生存，一任天然淘汰去。然而這狂流的轉移趨向却是渺渺茫茫。而且我們得留意，這些稚嫩的孩子却是將來掌舵的人們！這時甲板上，熱鬧遊戲的稚嫩甜音，拂蕩在海風中，浸潤到波面上，與大自然默契和諧！這甜音，潤人心意，同時也教你系念低徊。

那十幾歲的青年們是這樣的可愛：坦白天真，執意的辨別是非，熱烈的愛護公正，不知道拐彎遷就的，所謂『愛好』時期。熱情所至，他們願流血犧牲。這熱血，它的鮮明教人愛，它的力量是教人畏的。今日的大沽口却不是青年的中華兒女容易經過的地方。我們同行的這幾位，不用說，也都是滿懷希望，自負不凡的年少，同時也是惹人耳目的標幟。他們到了這海闊天高的環境，又活潑天真的高興起來。大概是積重壓迫的反動吧，他們那內在的健力要尋找機會表現出來。記得是船快開出大沽口的時候，他們高興到無可如何，忘形了，爬上船頂，爬到桅桿上去狂嘯高歌。這行動不免引起船主的責難和水手們的膩煩。真是可笑亦復可憐！他們究竟應該到那裏去呢？也許這進退艱難的經驗是堅定青年們勇往前行的意志麼？而且天地間的萃美精華，豈是一點小小手段或獨霸橫行的武力所能掃除殲滅的？秦始皇焚書坑儒，那一堆一堆的竹片木板是多麼容易燬掉的東西。然

而二千餘年來我們的文字依然好好的活到今天。聰明的敵人們却偏要轉向理智反常的途徑去，
一步一趨的去效法那幾十年前的暴戾野蠻！

廿九年六月記於成都

滇越路上

五月八日我們由昆明飛重慶。第二天，在會府平教會的一個客廳裏，我和幾位朋友譚天，說到這次旅途的情形，和經過海防時那一切的留難，尤其是當地安南人的麻木無知，那給人直覺的印象是『亡國奴不是人做的。』當時一樵先生曾這樣的說，『安南，祇有讓中國收回來吧。』話是如此，但是收回來這幾個字是多麼遙遠的。

天下事情的轉變，真有出人意外的。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歐洲大陸上的康邊森林，忽然跳出那麼一幕滑稽劇。照政治手腕，或個人英雄主義來說，希特勒今日未嘗不可雄視一時。然而，試回顧那一百年前，拿破崙在歐洲大陸上是怎樣的叱咤風雲。曾幾何時，那雄壓一時的勢力分崩瓦解，冰雪消融的下去了。海倫島上的生活，是可憐的末路英雄——所以就歷史眼光來看，代表在康邊森林所受的委屈並不能決定歐陸上情勢的轉移。然而中國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有向安南進兵的

必要。今日的人類生活，不論怎樣山分水隔，或地域國界的劃分；但實際上，人事的牽繫，是脈脈相關，誰也不能袖手旁觀的。人羣生活，沒有『絕對的自由』。

海防，它今日的情勢，是怎樣的緊張！我們對它是多麼系念！

六年前，曾聽兩位朋友說起滇越路的工程，法人深心積慮的計劃，和那沿路的風景。當時我會悠悠夢想，倘有機會，我要由滇越路到雲南旅行一次。

二十七年元旦，我由天津寫信給佛西，就告訴他，擬攜兒女由港轉滇越路入川。那時佛西已在成都。時日遷延，直到今年三月始克成行。

我原愛海上旅行。那寬闊空靈是任何環境得不到的，這次沿着由北到南的海岸線，領略了那海面上氣候劃分的風味。由天津到上海的五日海程，差不多每天清早，孩子們由睡眠朦朧中爬起來，看日出。灰色的天幕升啓後，雲霞一層一層的展開。那滾圓的紅球，由水平線下漫漫的上騰，拖出紅線，帶出金絲，然後一天澄澈鮮明。孩子們見了那鮮明的紅球後，心裏滿足了，又回到床上去做夢。過了香港，海面的朝霧很重，不容易看日出，由廣州灣到北海的那一段，波浪衝急，弄得大家暈

船。記得是過北海後的那晚，大家睡平靜了，我起來看窗外的夜色。漫漫萬頃，波面有光，波光鱗動下，海底裏，灑滿了一個個暗紅色的小圓球。原來，我已忘了又是月圓時候。大約是水蒸汽的烘托，月兒給染紅了。昌蓀，性美，性慈都已睡甜熟了，剛巧性淑醒來，我就叫她看紅月亮。這孩子，向窗外一望，驚異到呼吸緊張，許久不說話。這一夜的景色，兜來，放送在我母子倆的印象中。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聽說快到海防了，我們站在船頭上看船進口。這風景和香港一比，迥然不同。香港是綠波上，點翠青山，整齊清楚。海防的海面却是渾沌的黃色泥湯。輪行進口，又在那紅色的港口水裏，慢慢的走了兩個多鐘頭。祇看那深入的港口，遠抹的青山，就知道這地下暗藏富庶。早已聞名的海防海關，果然名不虛傳。那敲詐和一切鬼鬼祟祟的情形，我不願意多寫了。中國旅行社在那兒的工作，雖極努力，然亦祇是低聲忍氣的應付。

我個人的興趣，祇是看那地方的風景，和安南人的文化。海防，可以說沒有建築。所有的建築物，在形式或格調方面，都雜亂低落得很。就那地方的氣候說，應該是花木芬芳，美麗可愛，然又不是那模樣。在海防，我感到最滿意的，是吃的香稻米。從來未曾嘗過那樣的香稻米！從海防到河內，是展開

的平原，油綠無邊。直幹沖天，全綠蓋頂的棕樹，處處成林，另是一番風味。過了河內，山勢漸起，風景漸多。沿路的綠樹紅花，是鬱茂的熱帶景物。

自海防直到老街，我們坐的四等車。沿途約有十幾個中國人，其餘都是安南人了，這倒是我願意接近的人們。在車上雖曾眼見他們搶，竊，跳車等惡作劇，但仔細想來。這些行動不是沒有遠因的。在海防，在河內，我們坐車到外面去繞圈子，車夫絕不爭價，絕沒有橫蠻的動作，我想安南人的性格，怎麼這樣馴和得可愛。不論在如何擾攘的情況下，不論男女老少，他們說話的聲調總是那麼圓潤輕柔。不論他們面部輪廓的美好，而他們的神色總是那樣溫和。這溫柔馴和是這民族的天生性格呢？或是環境養成，別有緣因？可怪的是經過的路線竟沒見一些兒安南文化的影踪。車站上沒有安南字，也沒有中國字。路邊沒有安南房屋，或一角廟宇。是整個的西化了麼？也不是。

今年六月二十一日，聽到法國陸軍忽然投降，被希特勒解除武裝的消息，我當時的感覺，不像去年十月一日聽到德軍進佔華沙那樣的難受。這並不是我對法人不表同情，或有惡感。十月一日那天，我的煩悶，整日的飲食咽不下喉。說也奇怪，我自己也覺可笑。我不是波蘭人，我對波蘭有特別

的愛國熱忱麼？不是。或個人私交上，我和波蘭人有特別的交好友誼嗎？沒有。不是，那一天，腦幕裏集中的印象是 Paderewski。在二十幾年前，我學鋼琴的時候，曾彈過 Paderewski 的一隻小曲譜。當時因讀作家傳記，知道點他的身世，那時他在法國逃亡。爲了復興民族運動，爲波蘭復興社的工作募款，僅憑那十指辛苦，在鋼琴上的摸索，他一生的意志，竟在一九一八年實現，好夢圓成了。那時他的高興，和心境的開展，可以想象出來——有如春陽下的滿樹春花，真美！波蘭復國後，他曾掌政會退休。單就藝術論，幾十年來，他的一夕琴聲是萬人傾倒的。說一句笑話，假使他要自由戀愛那套玩意兒，那不知有多少人的追縱傾慕，在人衆中他能選取尤美尤佳。然而他是『抓住了時代，忘却了個人。』他的一生，生爲亡國遺民，眼見波蘭起，又見波蘭亡，固然不幸，傷心。現在他又流亡海外，國家破亡，住在美國一角山上，幾間小屋子裏，心神所到，仍爲人類奔忙。他的人格是照耀全球的。他是人中美傑，藝術界的明燈！他的影響，不僅限於西歐各國，就是今日我國青年不也是一致的傾心仰慕麼？記得是今年一月裏，報紙上轉載了一篇他的言論，青年爭讀，熱切希望知道這老人的近況。他談到波蘭的復興希望，仍然是那樣音調鏗鏘！

二十七日下午四點鐘，我們到老街辦了進口護照等手續後，在老街飯店歇下來。這是老街的一個頭等旅館，中國旅行社就在隔壁，辦事方面比較便利些。這次沿途，中旅的熱忱招待，盡力，週到，是教人感激的。老街這時，像深夏的炎熱，潮濕蒸悶，汗流不止。我們在樓邊廊上乘涼，伸手出去，摸着那滑綠的樹頂；望出去，對面是青山，重疊的雲山。山脚下，一水橫流，這就是中法的界線。走過河上的木橋，就是中國境地了。這時，我們望着山，看着橋，可是不能過去。

次晨，我們清早起來，高興得很，今天可以入國境了。孩子們快樂得早點也不要吃了。水菓，糖，一切都丟下。我們趕快收拾行李，對出口護照，過橋。剛走到這邊的橋口，那邊橋口的閘門却關上了，不讓通行，有空襲警報。行人像潮水一般的退下來，我想回旅館休息，孩子們却守着橋邊，不肯移步，我也祇好望着他們笑。幸免的，那天有警報，沒有空襲，在山色圍繞中，上面是碧藍的天，下面是急流的水，橋上行人徘徊旋轉，且演了一幕人類的悲劇。靠着橋邊，有四五個青年的安南女子，怡然自樂的在一堆玩笑。她們都是穿的黑紗衫，跣足，髮辮盤在頂上。身上除了白銀項圈手鐲，沒有別的裝飾。面貌的輪廓，差不多都是一樣的扁圓形。臉上的表情溫和，說話的聲調輕細。對面走來一個中國老年

人，手裏拿一根三四尺長的旱煙桿，大概煙桿太長，自己伸手不易燃火，他走過去叫一個女人替他點火。不知那女子說的什麼，他就毫不客氣的伸手一揮，向那女子臉上一巴掌。我看了，心裏一驚，想來橋上要鬧事了。事有出人意外的，那捱打的女子仍然含笑，女同伴們也沒有憤怒反抗的表示，依然說笑，笑聲且高了。旁邊走過來的安南人，也是漠不關心。這時橋上比較的熱鬧起來，警察走過來說了幾句話，那幾個安南女子且笑且說，揚長而去。我真詫異，這是怎麼一回事。據深知本地情形的人說，安南人已習慣於捱打，捱罵，馴服了。

警報解除，關門開放，行人湧了進去。這就是河口邊境。又經過一番檢查行李和通行證的手續。這次我沒感到任何麻煩，因為昆明方面的朋友已來信照拂了。河口老街間僅一河之隔，祇是在旁的茶館和飯店裏却是雲南人出現了。因避空襲，這一段的火車祇能夜裏開行。在暮色蒼茫中，我們又擁擠上車。大約是半夜十二點鐘，車停下來。據說前面鐵軌已被炸壞，有三四里長的一段路的，當局臨時辦法，另開了一列車來接，讓旅客們將行李由這邊運過去。當時一片擾攘。少數的脚夫來搬那許多的行李，爭擁可以想見。我個人身邊是大堆的東西和幾個孩子，更沒辦法。大約人生遭遇總

有拐彎的機會的。這次不知是運氣或是人緣，想到那時的困難，不能不感謝馬雲鵬先生。馬先生和我們同車來，素不相識，沒有交情，居然不嫌瑣屑，負責的替我們設法將行李運過去。同時護路的兵警走上車來，也願意替我們搬東西。問題既這樣的解決，我就領着孩子們下車先走了。走不遠幾步，就是大橋。兩邊是高山削壁，下面是湍激的富良江，水聲清響。走過橋，幾步外的路軌就陷在一個個炸燬的深坑裏，敵人的目標原是大橋。險些兒，那炸彈的降落祇要先後幾秒鐘，這大橋早就燬了。我們也就掉在半山裏，在這二十世紀的轟炸文明下，過那太古的山中生活去。這時代。不僅是年頭，頃刻間，萬人灰燼！這究竟是嚴重，還是滑稽！

過了一個山洞，不多功夫，就到了目的地，候車來接。久居北方，久不見青翠迎人，山高水深映帶的風景。這夜晚，倒覺身臨新境。天上星月微明。山腳下，一陣陣春風帶來的香味，旁邊是急流的水聲。這時，搬東西的士兵們也到了。他們汗流喘息，聽說我們剛從北方來，很關切地來探問北方的消息。幾年來孩子們生活在倭兵偽將的鼻息下，今晚見着了國家的士兵，那親熱高興，快樂到無可如何，手舞足蹈。我們就在山腳下，路軌旁邊歇下，暢談起來了。性慈這小姑娘原愛多說話，她現在得着了

機會，滔滔的說個不停。孩子們說話，不成片段，然而是一點一滴的真誠。說到海防的登陸，和安南的情況，士兵們也感到自身的責任。這時的環境和我們的情緒，是同一節奏的默契和諧。

廿九年六月於成都

成都的冬

(一)

這是成都的冬，

瀰漫着大地，

浮滿了長空，

白濛濛，

白乳濛濛，

非雪非煙非雲非露，

這是軟綿綿的冬來朝霧。

成都，

睡在濃密密的香霧中。

(一一)

白濛濛，白乳濛濛！

白漫漫霧海中，

嵌着一輪圓鏡，

光芒的亮，

鮮麗的紅！

挨近那朝陽邊的一圓薄霧，頃刻間，

深紫，絳赤，澄黃，淺紅，

輕盈盈的轉幕。

美！這美景祇片刻須臾，

成都的冬

須臾又隱入深深白霧。

深深隱入……

好將美景收留住。

(三)

是不是沒來由這白霧濛濛？

籠罩着城垣大道，

淹沒了一切的橋樑遠樹，

敷上行人的臉，

吻着行人的手，

橋上徘徊，好像雲間漫步，

驀回頭，那橋拱又架入朦朧深處，

漠漠，茫茫，渾沌，朦朧！
祇聽見橋底下，
清澈澈的河流激響
河心笑語。

(四)

誰說是沒來由這白霧濛濛！
成都，

田疇菜圃，依樣青蔥！

平林菓木，

油綠，焦黃，淡翠，紺紅。

那不息的老農依然耕種。

燈光

籠護着一切的生趣生靈
這白霧濛濛！

二六

廿九年十一月於成都

追念地山

去年四月中旬的一個下午，太古公司的太原輪泊在香港，要開向海防去。我與地山之子不見面已幾年，驟聚三天，又要分別。他們伉儷倆把我和孩子們送上大船，船就要起碇開行。倉促間，匆忙地，他們倆又回到小汽船上去。修整的青山綠水的港灣，清溜溜的海面，輕蕩蕩四月天的海上春風，盪着他們的小汽船，他們的雙影遠去了。

沒想到這一次地山是和我們永別，末一次留下一些印象，健壯厚實，黑長衫，帶棕黃色的鬍鬚，神態如常。不過地山平日是談諧譚笑的，那天的神情似嚴肅些。他末一次對孩子們說的話那平重的聲音我還記得很清楚，『鼓着勇氣，乖乖的跟着你們的媽媽去旅行，看世界，長見識。過幾天你們就看看那整隊，整隊的中國兵。』孩子們仍是嘻皮笑臉的，吱吱喳喳和他們開玩笑。這是一般的孩子們對地山的常態。孩子們永遠不會怕地山的。地山愛和孩子們在一塊兒玩，玩的時候，他和孩子

們似乎是一樣的天真，滾到一堆，扭做一團的胡鬧鬧急了，會生氣。而他又有那一口袋現成的童話故事說給孩子們聽。

蘆溝橋事變後，我帶了兒女流離顛沛在平津間。那時和南方的通信已不能自由說話，每有人從香港回到北方，地山之子每以孩子們的教育爲念，勸我早日離開平津。到了前年秋天，情形急轉嚴重，遭封鎖，淹大水，捉青年，迫入僞組織工作。之子急了，有信說在香港等我，勸我早日動身，并且沿途的護照早已代我辦理妥貼。到香港後，地山帶了孩子們出去玩，爬上山頂，跑到海邊。孩子們高興極了，這是幾年來沒有的自由行動。我也感謝他，因爲在那匆忙的兩日裏，我才能分出精神來，隨着之子到市上去買些隨身應用的東西。他們夫婦倆對朋友的幫忙——無形中的幫忙，常是如此的。

一年來，我的生活匆忙，也因不快心的事見的太多了，寫信的筆也就癱息下來。對關心的朋友們，我願意說實話，所以更不願意寫信了。但是我知道他們是每天盼着我的信，從各方面打聽我和孩子們的生活狀況。而這一年來我的沈默於我們的友誼間似乎倒添了一層親切了解。但是怎知道，我這癱息沈默竟留下了永遠的悵惘，愧心，無可如何！怎知道，在這絢麗蕭蕭的暮晚秋夜，我現在

拿着筆來哭地山

記得是十五年前，民十六年早春的一天，在北平石駙馬後宅五號「勺園」我們的住宅裏，約了幾位朋友們吃午飯，在座的有菊農昆仲，還有甯華。地山後到，他的愛女繁星沒有同來。地山是佛西的同學，老朋友。和我，那天是初次見面。一位三十歲以外的新人物，一身半新舊，深藍色的西裝。不大說話，似乎不愛開口，手指常勒着那卷角八字鬚——博物院裏的藝術家們常有的那翹角鬚，當時我對這位客人也有幾分「不免積習」的感覺。飯後，大家散了。那時我的精神浸潤在美兒的生活裏。客走了，我又去洗牛奶瓶，做菓子汁那些照料嬰兒的瑣事。

黃昏時候，我走進書房，見電燈開了。書架上的兩個石膏塑像，一個是半身的沙士比亞，一個是那斷臂的維納絲，一褐，一白，顯然的身臉都開光了。地山站在當地，對着石像端詳，手裏忙着整理一個褪色的舊綢子做的揮子。他回頭見了我，好像很不安的對我說，對不起，弄壞了揮子。那兩個石像驕然明潔，打眼的美起來，使我太高興了。可怪的是，那時我竟沒有絲毫慚愧的感覺，並且還暗自詫異，這位客人爲什麼不問我另要一塊抹布呢？佛西送走了另外幾個客人，進來，看見書架上的情形，

也高興了。那間僅容三人的窄狹小書房裏，馬上熱鬧起來。他們兩位傾筐倒筭的說舊話。地山是晚飯後回去的。

此後地山每從海甸進城，常到我們家來，來了，玩個大半天。有的時候他帶了書來，坐在玻璃廳裏曬太陽，半天或整天。有一次他帶來一蒲包海甸出產的鮮荸薺，當然他希望我們參加。那天，不知怎的，我們對他的那包鮮菓就整個的沒加注意。他把一大堆的荸薺削好了，走了。對地山的來去，茶水，飯菜，我們素不客氣，不經心，而他似乎也很高興有這樣一處不拘謹的朋友家。帶一包水菓或幾包零食，來了，在客廳裏玩個大半天或整天，那是常有的事。我們不一定奉陪他。有閒功夫，就和他譚天，天南地北的說。不論對人事或對他的人生哲學，我們和他開玩笑，爭執，到末了，是他退讓的時候多些，到末了他是考慮的態度。不論對人事或對學問，地山的態度不倨傲或武斷，好像他已習慣如此。不過有的時候，他愛用極端同情的心理來解釋事件，而他那極度的體貼周微是常使人發笑的。當我們感到沒有辦法和他辯論的時候，祇好稱他爲『吉訶德先生』。朋友們常愛和地山嘲謔，也

因他鬆爽的性格。

大家知道地山歡喜到路邊的舊貨攤或廠甸去找寶貝。有的時候帶一本舊書或一件舊金屬來給我們看。其實對舊書的版本或金屬磁器的研究，我們那有他那道地的功夫。但是當我們故意的找出些理由來，說東西是假的，他會悶着氣走。有一天，他來了，高興極了，從口袋裏掏出一件東西，一個高度僅一寸有餘的佛像。這是他去逛圓明園，無意中從瓦礫堆裏拾得的。我們會對他說像這類的佛像也許是北平的古董商人故意的放在那裏贗製古董，不一定是當年的舊東西。他把佛像兜入口袋，幾乎要走了，不多時，又轉自解嘲的說，『一樣的可以欣賞。』末了，他研究出來，那確是一件經過英法聯軍火燒的遺物。不久，他去找了一個代表北京式的玩具，一只精緻紫檀雕刻的小靠背椅給佛爺坐。不論對人對物，對大小事件，對一個極不重要的小東西，地山就有這樣一個愛好的習慣，『完成一件事。』

那年冬天，『蟋蟀』在北平出演，出子岔子，因為『胡圖將軍』的滑稽行動觸怒了當時的北平軍人——張作霖時代的軍人。少將一怒，偵騎四出，要緝『蟋蟀』的作者熊佛西。我們明知道這其間不過是一種極可笑的誤會，那值得興師動衆？但是當你遇見了頭腦簡單而又性子暴躁的人，

他正任性發脾氣，思想不能拐灣的時候，你不能希望和他講情論理的。并且當淫威代法律的時代，刀鋸鋒芒兒戲人命，也是古今一律的。何況那時多少學子青年們已做了時代的犧牲品，文弱的高仁山也不能例外，送往前門外去消滅了。那時的北京城也教你有血腥瀾天，避秦無地之感。

演劇的那晚，夜深了，我們的門鈴響了一大陣。次日天明，熊某出了城。我帶着美兒暫躲避在五姑家，在城內好打聽消息。然而五姑家那時也是遭忌的嫌疑地。不用說，石駙馬後宅五號已被憲兵和便衣偵探包圍了。不過我必須和燕京大學通消息。電話不方便，因為電話線有人偵聽的；專差送信，又怕來往的次數太多，引起眼線。地山，當時却做了忠實的辛苦郵人。

地山不是有餘閒在外面跑路的人。他在燕京任教，他的工作態度又是那樣嚴謹，然而他見佛西在城外着急，又怕我在城裏耽憂，每天任勞來往。消息緊張的時候，甚至一日進城兩次。爲了避免眼線，他不乘燕京的汽車，坐了洋車繞小道，有的時候步行，我們心裏是極度的不安，地山却泰然來往，他的臉上從未露出一點驚慌顏色，總是那樣從容不迫的報告消息。而且他在朗潤園的住宅，一間書房兼臥室的小屋子也讓出來做招待室，因爲『蟋蟀』也牽累了『古城書社』的幾位同事，

三位女士們。旁人有替地山擔憂的，怕他招惹嫌疑的，確，那年頭豈是讓你多惹嫌疑的地山平日是幽默談諧，那時好像更幽默了。當大家議論紛紜，空氣緊張的時候，他去買些大鴨兒梨或密柑等水果來請大家吃一頓。不過地山個人的處世態度並不馬虎，而且是嚴肅，絲毫不苟的。世俗公認文人們應該有的病態的漂亮行爲，地山似不追求，雖然他平日的說話，尤其是他的寫作裏面都有很濃厚浪漫意味。從平日的閒譚裏，我們知道些地山的過去生活并不順心。我們却不聽見地山發牢騷或咒罵人類。朋友中有兩個人對於一切，那樣的不存恩怨。一個是志摩，一個是地山，這好像是個人的性格聰明。然而地山的個人行動是嚴格負責的。他說今天下午把信送到準送到。

那一陣風波平息後。我們回家。此後有一段時日，『蟋蟀』的作者的精神仍感不安。門鈴的響聲常帶刺激性。當時和我們照常往來的朋友是金岳霖和地山。不過那時地山的時間很寶貴，因為是他開始認識芝子的時候。

寒假期中，我們約了幾位燕京的朋友來家吃飯，記得有老先生吳雷川，有黃子通，許仕廉他們，地山當然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來了，看見我們客室的地板不夠乾淨，自己去找了一個拖地布塗了

不少的煤油，很仔細的替我們把地板擦一週。他那種童子軍精神的愛好行動，我們平日見慣了，不加注意，也不去攔阻他。地板光亮了，但是燻入的煤油氣味做了那天的譚話資料。我記得地山沒吃完飯，先走了。當然他不是因為煤油氣味的笑話而生氣離席的。子通先生那天遲到，是從前門外趕來的。他進來的時候，臉色不好，神情不安。他說，剛才看見某輛車子出前門，不知是否有高仁山在內，好像是高太太帶了孩子遠遠的跟着在路邊走呢。那天，當然的大家不歡而散。故地山竟不能終席，趕赴前門外看情形去了。

地山的熱情不是怎樣激烈飛揚的表現，但是朋友們都感到他的溫潤。我見他流過一次眼淚，那是偶然譚到他寫『空山靈雨』的時候的那一段生活，他斷弦後的生活，此後我們不敢對他提起『空山靈雨』幾個字。然而在空山靈雨裏，讀者並不感到多少眼淚。

他和芝子結婚後，生活好像安定了。一個多年流浪生活的人對於家庭的意味是溫厚的。每年五月一日，他們倆總要約幾個親近朋友聚餐。那是地山高興的時候，說笑話，做滑稽表演，什麼都盡興起來，我在天津。五月一日他們照常寫信來說到他們那值得紀念的聚餐。

他們夫婦倆好客。聽說四年來，他們家的客人更多了。抗戰以來，香港是抱着一顆熱心的難民們的經過地，同時也是金錢壓迫的鬼門關。我們知道，在金錢財力上，地山的家是無可誇耀的。然而他們的家，走進去，總教你感到溫潤的。

今晚，這細雨秋風，地山的家裏又是什麼情況？

現在慈兒站在我的身邊還是懷疑的問，「許伯是真的死了麼？我覺得他沒有死。」

三十年十月於成都鹽道街

復興節

每年到了這個節季，嚴冬風雪，寒意侵人的時候，人間的情緒似乎要熱烈的激盪一番。因為這點熱情震撼的動力，曾促成了多少人類事業的成績，產生了多少偉大光靈的藝術品，不論音樂，圖畫，詩歌，小說都有垂世不朽的特殊成就，不期而然的，雲南起義，西安脫險，爲人類負重的耶穌的降生的幾個紀念日都集中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這一天。

到了這個時節，人們的思想似乎特別的活躍起來；情感，熱烈的高漲起來；喜怒哀樂好像都要變換一番情調，就是仇意侵深的敵對的人們，到了這個時候，或因情感的激盪，內心溫暖起來，也有轉仇爲友的動機。

我們還記得一件史實：就是廿年前那次的歐戰，酣殺四年，在十二月廿五那一天，戰場上勇於殺敵的士兵們，忽然靈光一現，心意溫柔了。聯軍和德國軍方敵對的戰壕裏的士兵們，忽然相見以

誠，彼此溫存握手，據說這是事實，不是虛傳。豈非奇蹟！雖然這行動不免表現人類心理的矛盾，滑稽得可笑；同時却極端的表現人類心理向上的一線靈機。可寶貝的人類特有的靈機！

現在，今天，是人類的思想行爲情感，混亂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在這極端混沌的漩渦裏，我們的掙扎，努力，無非是爲着來日的光明。但是我們所馨香祝禱的這『來日的光明，前途的美境，』這希望寄託在誰的身上呢？我們的希望是期待着人類的復興！復興，我們要尋找健美的好根芽！

燬滅，摧殘，轟炸，是幾年來人間深受的普遍傷痕！就是天真活潑的小生靈，可愛的兒童們，他們也一樣的受威脅，要奔跑逃生。兒童本是無罪無辜的。他們是脆弱嬌柔的，須要撫愛，他們是天真純潔的，應該珍惜的復興人類的好根芽！

愛護根芽，光明環境是須要一塊灌溉的園地的。爲了可愛的兒童們養育園地的求謀，當然是我們大家欣然奮起，願赴全力共同工作的。

在這渾沌窒悶的空氣裏，有時也點點滴滴的得到些好消息。抗戰以來，後方工作已漸注意到兒童保育的重要。這份兒工作的重要的空氣近來似漸趨濃厚了。

由成都出老西門，沿着成灌公路的那條路線望去，綿展的青疇綠野，就在茶店子那小鎮邊，雲端裏飄揚着一面鮮麗的國旗，那就指示着最近成立的四川省立成都實驗幼稚園的園地。幾個月前那是一片荒園，幾個月來已集中了多少勤勞的心力，那面國旗下，一片修整的小瓦房裏也集中了多少可愛的兒童們。我們聽得見裏面的歌聲笑聲。

復興節，成都實驗幼稚園預定在這天開幕。

彷彿，我們已聽到了那復興的歌意！

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於成都

光

這西南天氣不肯輕易下雪。想象却常使人感到滿天雪意，這厚重的雪層！

流水，川中美景之一，到冬來依然是澄澄活潑的流。成都，繞城的河，穿城的水，大溪小澗，不論在郊外或在城內，耳邊常聽到清澈澈的水聲，不論緩流或急水，凍綠冷冷，到了這時候總帶幾分寒意。黃昏了，成都平原上炊煙成絨，一縷縷，一絲絲，一層層，一灣一灣的飄遊，迴繞在空中；像降低的雲，像未消的霧；沾在樹上，掛在屋角，落到水面，也漫留在草原上。行人出沒，隱現，在煙層裏來往，習慣了，並不感到環境的包圍。

這時窗外，無邊的漠漠寒煙，清涼，也安靜。個人的感覺裏，沉沉漠漠，也不想什麼。

轉過頭來，眼前一閃，屋角灶壁的一片光，特別的鮮麗紅亮，頓時使人感到乾坤活動起來。灶內的柴火熊熊的燃燒着。鍋面上蒸溜着的碗碟盤筷，在光影裏，一幅溫美的圖案，水蒸汽騰騰上升。這

時我忽然想起許多年前見過的一幅畫圖，一張油畫，陳列在美國華盛頓美術館的油畫展覽室裏——還記得，緊隔壁的一間就陳列着 Whittier 的漫畫，許多好漫畫。那張油畫的作家名字我記不清楚了。畫，却仍鮮活的在記憶中。夕陽穿過窗格射照着屋子椅角桌下的一罇酒。夕陽照漾的光色，逼真又鮮活。外行猜想起來，大約是顏料裏摻和了硫磺，磷質麼？

回看灶壁上那澄黃紅亮的光，該怎樣畫呢？灶門前那兩位小姑娘的雙手來回的取柴添火，射影在壁上的光圈裏添些圖案。光裏的射影，靈活生動。光裏的聲音，笑聲，有時低語，好像津津有味。譚論『春』裏面的人物性格，提起淑英，覺民，琴等一些名字，正對着灶口的光圈裏，一對天真的小圓臉，淑附在姊姊的肩上。她們的目光注視着灶裏面的火和光……

三十年十二月復興節前夕於成都

黎明

鷄聲，號聲，鐘聲這些聲音，音波漸漸的繁密，熱鬧，響亮起來。滿空中好像充滿了音符——高低緩急的在空中活躍飛動，等候一九四二的元旦踏步來臨。

性美，今天要參加元旦檢閱，未到黎明，起來了。全家的空氣隨着他的動作，緊張，興奮，全家起來了。

窗上現出魚肚白。雲裏透出青光。一九四二年元旦的天幕挪開，升起，我們望着出現的新黎明。剎那間，大地上，肅然靜穆……是向新年致敬麼？

這一九四二的舞台面將出演些什麼樣圖案的戲劇呢？大地上原有許多，許多有力量的好線條。這些線條還沒決定動向，似乎等待着聰明能手來設計圖案，這一九四二年新圖案的光影色彩或將表現人類的智慧聰明麼？

這時，在這黎明的青白光境裏，中華大地上的男女青年都起來了，興奮活動，在一致的律動中，準備着元旦檢閱。這一致律動的力量——一股力量——像滾滾的長江大河，在中華大地上穿山鑿石，浩蕩橫流，滋灌。

成都，元旦檢閱集中在中央軍校。廣場漠漠，發號司令，都有一定的程序。

藍白，藍黃，灰，綠，這些顏色列成了線條，一行一行的線條，整齊，律動。大家注視着這些律動的線條，當然都感到他們的美，可喜，可愛。他們表現力量，青年。其餘的，如鋼盔，銅號，指揮刀，子彈，盒子砲等等，那都是些配件，沒有給人深刻印象的力量。

不過，當那匹黑馬，廣場中萬人注視的那匹俊驕黑馬，振蹄，標立，表現一種英武姿態的時候，我就想起從前有一個人心愛他的那匹黑馬的故事，那匹黑馬負着他跨過阿爾卑斯山。想像中，不免的接連現出兩個人影，兩個武裝人影——拿破崙，希特勒，他們兩個人不肯向人折腰，傲慢，指揮，唯愛受他人的撒刀敬禮的。無疑的，他們已成爲兩個偶像，我想抹掉想像中的這兩個黑影，我不愛看他們。試想，一次機關槍掃射下堆積的千萬數無辜生命，怎不使人感到膩味無聊。然而打倒偶像不

是一件容易事，因為它已種根在那最靈活，最細微的神經細胞裏。拿破崙在這地面上能有這樣大的誘惑魔力，壓根兒，因為人們對『魄力』兩個字的解釋錯誤吧！

藍白，藍黃，灰，綠，那些律動的線條依然在我們的心影裏。他們表現青春朝氣，純潔，民族的新生力量，不可遏止的魄力。這青春力量的最足珍惜，最使人敬愛的，是這股力量流動的動向！

這律動的力量……

三十一年元夜記於成都

五 姑

一個黑漆的榆木粧台，青花石的棹面和五塊三尺多高橢圓形的玻璃磚鏡子。這粧台上常放着一個白銅臉盆，一些大小高低的玻璃瓶，頭油，髮水，面蜜，水粉之類，還有撲粉盆，胰子缸等。不過，這些都是些普通式樣的東西，不是漂亮時髦的梳粧飾件，也不是那整套的金碧輝煌的粧具。然而看上去，這粧台上面是很熱鬧的。唯有一個黑玳瑁的撲粉盒，一個鏤花的銀胰子缸，還有一套修理指甲的象牙刀剪，似乎是主人的愛寵。這就是五姑的粧台。

五姑每天起床不遲，七點鐘左右就坐上粧台。於是，用人進來請安，問事；孩子們進來叫婆婆；管事的進來送上幾份報紙，報告賬目，要錢；順便的說些北平城郊東西南北的消息。電話鈴響了，接耳機，說電話。親友們來了茶煙點心糖果，都集中圍繞在這粧台的周圍，說笑，譚天。不知爲什麼粧台邊是那樣的有趣，五姑臥室裏有不少的大小鏡子，壁鏡，穿衣鏡，大櫃上的長鏡，但是我們并不見她在

這些鏡子前顧影徘徊。她的興趣，精神，時間似乎都集中在那個粧台上。差不多每日午前，粧台的周圍都是那樣的情形。然而，她雖對鏡，那溜過去的時間好像並不是爲了飾髮塗脂——一個極簡單的S髮髻，兩條天生的入鬢修眉。客氣的朋友們却窺不見她那粧台邊的情狀的。他們來了，都集中在客廳裏。

現在，我們當然不能享受那樣的安逸消閒。這緊張的環境，壓迫的生活，不可能，也不容許那樣的消閒。然而近來我特別感到鏡子的功利。抗戰以來，因爲環境的緊張，生活的壓迫，大家臉上的線條似乎也緊張深刻了。中年少壯的親友們，幾時不見，臉上添了線條，鬢邊添上霜絲。不論你怎樣強顏歡笑，心境是不能欺人的。大家彼此間，對於環境的一切都有會心恰意的同情，但是臉上的那些線條不免的彼此影響刺激，在人羣中，我們很少見到暢快的歡愉笑靨。假使我們有機會多對鏡幾回，鏡子會告訴我們『維髮用老』是多麼不值得的事，或者鏡子能指示我們怎樣轉變容顏。說老實話，誰願意見自己的愁容苦面呢？在一面小小的鏡子裏，大局的安危，個人的生活，環境的動向都能纖微畢露的呈現出來，而且有許多的精深思路每從鏡子裏反射出來。所以近來我對五姑的粧

台添了一層了解。

五姑是有美名的。不過她的美，不是那柳眉懸鼻，杏眼櫻唇的細線條美，不是俏達的摩登美，也不是唐宋院本畫裏美人兒的肥美，她的美是在她那神情眉宇間。記得有一次我們大家和姑丈開玩笑，笑他懼內，他的回答是，『畏其美也。』雖然，這是一句笑話而已。

五姑，有些人稱呼她『鳳凰夫人。』這名稱好像是多麼封建的。當然這名稱的來由是因姑丈的關係，秉三姑丈是湘西鳳凰廳人。不論這名稱的來由或關係如何，我的意識中却常有她這個鳳凰，祇因她有那堅強上進的意志，寬放遠瞰的聰明。

說起鳳凰關係，他們是這樣的一段姻緣。在五十餘年前，叔彜三伯知守湘省。沅州是湘西的山叢貧瘠區域，且在五十餘年前，那是多麼苗蠻的地方，譚不到文化或教育。我讀守沅集，實在佩服三伯那幾年的辛勤職守。守沅集的內容都是些告示，手諭，手稟，稟告些搶案，殺案，蠻案的原尾和怎樣處理開化的情形。看了教人膩煩，同時也教人興奮。興奮的是使人感到一個區區小地方官可以做許多可愛的工作。這苗漢集合的新血系是民族的一種新力量，祇待聰明能者來開源導流，理絲

就緒。『邊疆教育』不是今日的時髦名詞麼？不過這份兒工作絕對不是一陣兒時髦呼聲的推廣能見成績的。這份兒工作可需要百份的忍耐和勇氣，千秋事業的眼光。

三伯在沅州最得意的工作是創辦校經書院，選錄當地優秀子弟入學。說起來真可憐，不論你如何設法鼓勵青年入學，而三年中錄取的學生不夠五十人數。秉丈就是那些優秀子弟之一。爲了督教方便，校經堂就設在府署的花園的側院裏。五姑是三伯的稚妹，我們家那時也祇有這一位雙髻垂鬟的五小姐。回首十年前，這還是我們晚輩取笑他們二老的笑話材料：『某淘氣門生隔着粉牆兒偷看五姑。』三伯離沅後，中間隔了四五年，又守永州。那時秉丈已應試中取，不幸斷絃。就在那時，三伯將寵愛的幼妹許嫁了得意的門生。這就是五姑下嫁的那段故事。

五姑和秉丈共同生活卅多年。那卅多年的生活經過已在五姑的五旬壽序內姑丈筆述得那麼親切有味。不過其中有一段事蹟，一段那樣值得紀念的生活經驗，而五姑平日却絕對不和我們譚起，所以我對於那一段經過至今仍是茫然。戊戌政變，秉丈在長沙時務學堂任總務。他是康梁的同黨，和譚嗣同等六君子是同樣的命運。當事發株連的時候，幸而不知怎樣的鬼使神差，秉丈已先

離長沙。不過在那時，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不論你走到中國的那一方，也逃不出天羅地網的。我祇知道五姑和秉丈有一次月夜的傷心訣別，是戊戌的八月十五的中秋夜，在明月團圓的光輝下，秉丈將雙親兒女都付託五姑。此後的一段經過，五姑絕不再提，不愛再說，大約不願再回念那一段痛苦滋味吧。

辛丑那年是我們家最壞的流年。在一年之內，五伯，七叔，七嬸，九嬸和我的母親相繼去世。留下的是一大羣素白蘇衣的孩子們，其中有不滿一歲的嬰兒。幾年後，我的父親去世，祖母已傷心透了，五姑由上海歸寧，安慰祖母，同時又隨姑丈回沅省親。那時的沅州不像今日的沅陵，公路四通八達。那時由長沙去沅州的通行方法是坐小河裏的小木船。急流灘淺，水清見底，看風景，當然有不少的好圖畫，然而，偶一不慎，船底觸礁是夠危險的。而且有幾段路是水陸兼程。五姑常在這條道路上來往，欣賞那內河的秀壁清流景色。那次從沅州回到長沙，她就從事安置我們這羣孩子們，有的送往日本留學，有的帶到上海讀書。當時我們那能了解她的計劃趨向，重建家庭的新力量。那時她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少婦。

不論『教育萬能』的學說究竟有幾分真理，五姑沒有受過時代的專深教育的。以她的年齡和她的時代，那原不足爲奇。因爲有一個寵愛的幼弟，男孩是要讀書的，所以她也得了讀書的機會。在十二歲以前，她帶了九叔一同上學。那窗明几淨的家塾經驗，她會嘗味過兩年多。老塾師對於女弟子原不存任何希望，而且是十分的客氣。她讀過的幾種書：女四書，詩經，古詩源等，但是誰知道，她對於這些書究竟了解多少？

不知是她自己的聰明，或者是環境的孕育，她對於一切事理人情有那樣的認識。她是一個有抱負，有事業觀念的女子。她也感到自己未能及時就學，沒有一藝專深，而她那禮賢敬士的風度是可愛的，所以她的朋友圈子並不因環境關係而受支配限制。中年以後，她的意志向社會邁進。她認清了我們這『金字塔倒豎起來』的社會現象的危險。當秉丈離開了政治舞台，集中精力創辦香山慈幼院的時候，五姑認爲那工作的圈兒太小。秉丈對教育工作有他的理想。他愛他親手撫育的兒童們。當時慈幼院的寄宿舍裏是一律用的小鐵床，那佈置也曾受過批評的，但是秉丈認爲兒童們應該不分貴賤，一樣享受。他的理想我們也不能否認的。然而五姑的美夢是願意中華民族那千

千萬萬，廣闊無邊，智能低弱的文盲階層都能轉入一個開朗光明的自由境地。她有抱負，有志願，但是她不熟習那些近代社會科學的整套的推行方法，不免着手茫然。

一九二三的春天，德妹赴美，五姑送她到上海，我也從南京到上海送行。大家住在靜安寺路的滄洲別墅，記得房間號數是一四四和一四五兩間，前面有遊廊草坪。德妹動身走了，五姑不免系念，正感無聊，她留着我上海和她做伴。

一天下午，陶知行先生走來，神情非常的高興，發現了什麼奇蹟似的。知行先生去遊西湖，剛從杭州回到上海，據他說，在西湖邊，他發現了一種絕妙的推行普通教育的教學方法。

那是春天。每到春季，基督教會要舉行一次蓬帳會，當然那是一種傳播教義的集合。春日西湖，那是多麼美好的任何集會環境！那年西湖邊上的蓬帳會，據說是上海總青年會主辦的。在星光清麗的某夜，知行先生在湖邊散步，不知是走近天竺或靈隱的那一段，他遇見了一個數百人集合的蓬帳會。蓬帳裏射出烟灼的燈光，這燈光引起了他的好奇心，逗他進去參加集會。但是那時講臺上發出的聲音，不是講道，而是一具幻燈，放射些蘿葡，白菜，算賬，敬茶，送客等普通日用的單字。那時蓬

帳裏的幾百人，男女老少，扶老攜幼的，肅然清靜，精神專注在幻燈上。參觀的陶先生感覺那精神太美了，方法太好了，自己也興奮起來，非常得意的，懷着那幻燈教學的『法寶』回到上海。他報告五姑那教學方法的效力，可以推行全國，是推行大眾教育的絕妙教學方法。并且探明了指導那教學方法的是晏陽初先生。晏先生那時在上海青年會總會任職。當時五姑就託知行先生設法約晏先生會面談話。當時她的神情很鎮靜。陶先生走後，五姑興奮起來，大約是太高興了，高興到無可如何，無所措手足，她叫開汽車，要我陪她出去兜圈子。由靜安寺，南京路，黃浦灘來回了三個圈子，車夫莫明其妙。在車子裏那段時間，五姑整個的沈默下來，不開口，不說話，但是從街上路燈的光綫裏可以看見她臉上的微笑。那時，我似乎懂得她那內心的興奮。

隔了幾天，一個下午的，兩點鐘，知行先生來了，陪着一位面色清耀的西裝人物，手裏提着一個黑皮夾，就是那天下午，在滄洲別墅的一四五號的房間裏，圍着那屋子中間的一張圓棹，五姑和陶晏二位的圓棹會議開始了。他們三位諱得高興，投機。晏先生那時是翩翩年少，他說話的聲吻態度都很鎮靜的伸述一番他那教學方法的工作經驗。當前次歐戰的時候，一批一批的華工被送到歐

洲去。他們散漫無依的流落在歐陸上。晏君那時是熱誠的青年，自告奮勇，辛勤努力的編製一種極淺近的讀物來教育華工，那就是他教學的起源。那天，五姑就提議，利用那幻燈教學方法，擴大工作範圍，推行到全國。她對晏先生當然是十分敬仰，並要倚重長材，約他共同負責，做這全國識字教育運動的工作同志。那天，就是這廿年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工作的發軔。那天，她命令我坐在旁邊的一個小書棹上把他們的譚話記錄下來，我遵命的記錄了。那張字跡，不知還存在那個箱子底裏。此後的一年，五姑集中了精神興趣，雷厲風行的組織工作。她在各地奔跑，廢寢忘餐，整個的忘了自己。姑丈常取笑她，有了社會，忘了家庭，他要和她競賽一下。我們也轉笑姑丈，並且送他一個美銜，『男性的嫉妬代表。』

那一年，我跟着她，實在沒有努力，沒有成績，雖然她願意我跟着她，了解她。青年們在寵愛的庇護之下往往拋棄珍貴時機的。在第二年秋天，我一半是頑強任性，一半是恃愛逞嬌，離開她出國了。就是那年秋天，陽初先生受了五姑的聘約，移家北上，和五姑共同負起這全國平民教育運動的工作。

五姑，她那和悅溫怡的風神是親友們共認的，而她那剛勁的內性，堅強的意志，舍取去就的決斷也是許多人不知道的。秉丈稟賦聰明，熱於友情，忠於所事，也是我們認識的。在他的政途如遇，早年很順心，晚年不遂意，因為他有自己的明知。袁世凱極度的想利用他，任他熱河都統，責任內閣，都是忌材圈虎的手段。但是秉丈覺悟得早，沒被圈入洪憲的笑話裏去。而袁世凱更畏忌的是五姑。記得是一九一五的夏天，我和濂姊因暑假回到北方，住五姑家，隨着五姑秉丈各處遊玩，非常高興的時候，忽然來一急電，熊太太在沅州病重。秉丈思鄉念母，涕淚縱橫，匆忙地乘平漢車趕回湖南。這是事實。在得電報的次日下午，袁世凱就送來一大堆禮物，人參燕窩之類，還有兩件貂裘，伍仟兩銀子的旅費。我們年輕人是多麼好奇搗亂的，爭着要看總統府送來的東西。大暑天送皮襖，事太離奇了。濂姊和我忍不住笑，大笑起來，『莫不是總統瘋了麼？』當時我們被五姑訓責幾句。但是五姑轉過臉去，又抿着嘴笑，而且語句詭譎。我們不懂其中是什麼神祕。秉丈動身走了。一天清早，五姑自己帶了那一大堆東西，原璧奉還總統府。回家後，她才告訴我們，『別人以為姑丈這次是託故離京，回到沅州那蠻山裏去養兵秣馬呢。所以過冬的皮衣都送來了。一堆禮物就能挽回人心麼？我倒要送』

還給他。」這件事祇有舜姊和我知道。當天下午，五姑一身輕便，到天津打牌去了。

以五姑的性格，她應該是愛下棋的，然而她却十分歡喜麻雀牌，她愛那遊戲。他在牌桌上的花樣兒真多，幾色紅，幾色青，幾番風，幾番雨，幾條龍，幾隻虎，花樣兒翻得愈多，她老人家愈覺高興。那些五花八門，我辨不清楚，而且對於那樣的消耗精神，也曾表示不滿意。我回國後，自己陶醉在蝸角乾坤裏：一個小家庭，三個小兒女，幾點鐘的教書責任，自己覺得工作神聖，其餘的事也就不在意念中。我們的小家庭和五姑的住宅僅一街之隔，三年中，我曾在牌棹上奉陪她一次，她是多麼高興的！現在的生活雖緊迫幾十倍，假使能年光倒流，我豈不願意陪她在牌棹上遊戲，使她多高興幾次。過去無所用，未來不可知，能觸覺的唯有現實。今日這現實的混亂的世界，顛倒的人生，若不是癡兒愚戲，還有什麼神聖意義的存在麼？

說起來，又是一段笑話。慈兒未滿六歲，在幼稚園的時候，一日晚餐，她附着棹子椅角，自言自語的說：『世界上有兩個好人，一個是孫中山先生，一個是五婆婆。』我們聽了這突如其來，滑稽聯鎖的話，不免啞然失笑。當然他是受了學校公民教育和家庭環境的影響。

兒童感覺天真，出語誠實，又教人茫然。

卅一年一月於成都

五
姑

五
孫

附錄

倚樓詞

這是過去三年在北方寫的一點稿子。既不是欣賞文字，也不是玩弄閑情，實在是心境苦鬱，無可如何，抽緒成句。就格律說，不免要受倚聲家的指摘。然而此情欲吐，不計工拙了。

七七蘆溝橋事起，我們全家於八月八日離開了北平。當時平津均已淪陷，平市警察已被解去一切武器，徒手站在街上。我們所住的羅圈胡同的房子曾經庚子年八國聯軍的蹂躪，不知又要遭敵人的怎樣踐踏了。佛西因平教會由湖南屢電催他南行，在九月十五日由天津英租界紫竹林碼頭上船，總算平安的出了塘沽，轉青島，膠濟，平漢路奔馳南下了。那時我們每天用電報通消息。從十月五日起，平津向外的通電也停止了。直到十二月底才有由香港轉的航空快信。眼看着大局一天天的轉變。這時期，不論個人，家庭，分工合作，或合作分工，祇有忍痛圖存的唯一途徑。我個人因孩子

們的牽累，在平津轉徙了兩年多，那時日，也就不必回想了。今天在這水深火熱的時候，我們一家幾口還有見面的機會，也不能不算千萬人中的慶幸份子。今日的成都，雖在警報中過活，然而這是做人的生活，轉覺身心泰然。若在平津，我們却祇有在半夜兩三點鐘，人聲靜寂的時候，才聽到一點重慶的廣播，知道點戰事的情形。聽到戰區，後方各城市被炸的消息，那心神的不安，各種的系念，可憐的祖國之思，情緒高漲到幾十倍。和我同境同情的，不知還有多少人，今天仍然困留在淪陷區域。相離益遠，系念日深。

二十九年十月二日記於成都鹽道街

浣溪紗

不恨西風送語稀，却驚傳遞捷音微，沙場多少好男兒。
應是秋高天氣爽，怎生雲暗壓天低，長隄煙
樹意淒迷。（廿六年秋津居感時）

不畏風高願買艇，時乖力弱意多賒，歲闌兒語慣呼爺。
客裏雲山多少路，夢回南重隔天涯，月明寒
夜色偏佳。（廿六年歲暮）

春去春來總未閒，山南山北愛留連，野桃紅杏艷連天。
香醪飛花隨步旋，明湖雙槳戲晴漣，此中回
味是清歡。（廿七年春津居懷北平景物）

佳節纏懷不自持，可堪兒語門嬌癡，遠山雲影渺如斯。
紅燭侵思光蕩漾，香花凝緒影參差，悠悠春
意欲來時。（廿八年新歲）

捲地狂飈逞意驕，黃沙迷望更無聊，不能清澈怎憑高。
消息不來春寂寂，落花和月夜迢迢，欲隨殘

夢度層霄。(廿八年春津地狂風蔽日)

憶江南

春光好，春色媚千家。癡弱依人渾似醉，洋場飛騁試新車，歌舞闌譁。
回首處，城闕漫咨嗟。山頂英兒拚敵騎，平原碧血浸春花！誰忍試新茶？

鷓鴣天

風掠寒雲去不知。悠悠時序似相思。頻傳南地梅開遍，怎奈風光向北遲。春且近，緒如斯，兩年花事悵心期。應知處處燈紅夜，苦念征人遍地時。(廿七年除夕)

花事年來似故知，一番風雨一相思。驚心歷凍凝冰候，况值嬌傷上綠時。勤理護，喜新枝，一回灌溉一回滋。今春所事堪惆悵，惟有閑庭黛月知。(憶雙照堂牡丹)

別味朝來似醉般，此懷端不爲春寬。青山碧水原牽夢，一樣春光幾樣看。星悄悄，意漫漫，風情愈逼愈

迴環。低徊徙倚都無奈，人散天涯欲致難。
踏遍長堤意不融。悠悠春色總春濃。茸蒙細草兜行路。花氣氤氳蕩曉風。離恨遠。夢應同。朝來迷緒更重重。從橫意態春雲裏。瀾綠關山警望中。

減蘭

嬌陽如許，又近一年春好處，細草仍舒，欲攬春光意轉酥。
殿瓊宮祇斷腸。（廿七年春津居懷北平）
江天遠樹，總是凝愁無可語，依舊河山，故
幾番風雨，細草含春嬌欲吐，看不分明，遠樹和煙一樣青。
低徊凝佇，情似春光揮不去，何必咨嗟，穩
度風波味更佳。

蝶戀花

潤逼春雲藍似璞，輕暖輕寒，雋味仍如昨，莫道年年春遂約，幾番離別成遲莫。畢竟春光難領略，不爲

浮名，也把春擔閣，唯有嬌兒嬉憨樂，稚心春澗溼溼躍。

臨江仙

積日層陰遲不下，釀來却爲明妝，朦朧瑞意似飄揚。清光如許地，試步亦何妨。莫道西園閒却了，別來羈恨沈長。遙聞雲外臘梅香（君來書謂川中臘梅水仙盛開）此香侵意緒，入夢懶思量。（廿七年除夕大雪）

世亂那堪添積習，中宵午夜頻醒，枕邊思緒苦難平。數星量月，覷眼到天明。悄夜澄空涼似水，恍然何處鐘聲，慧音圓好不多鳴。幾聲迴蕩，遙度遠雲層。（聞復活節夜鐘聲）

采桑子

廿七年春，津居苦悶，攜美慈淑三兒及其小友遊八里台，經南開大學舊址，極目荒涼！

今年誰教春江滿，逝水東流，寂寞芳洲，綠色雖佳似帶愁。
癡兒笑共長堤約，珍重芳丘，認取同儔，準
待來年勝此遊。

清明節味酣逾醉。光漾花嬌。花映光繚，雲樣模糊遠夢迢。
歡愁不信安排定，細味清宵，努力花朝，情
到春深怒似濤。

清平樂

廿七年清明節寄佛

暖風輕雨，便道春如許，欲共釀花佳節序，遠夢迢迢無據。
稚兒那解時艱，偏言攜盒遊山，惆悵心情
如縷，春光不逗人歡。

喝火令

廿八年春，得佛自蓉寄歸像片二幀，賦此題之。

別恨隨春長，聲聲動地喧，此中時日老人顏，信道征兒雖健，青鬢却斑然。
欲聚偏難聚，相期日後歡，

人生離聚莫洩瀾，待得圓時，重植魯時蘭，記得舊時蘭影，人蕙並娟娟。